

楊守敬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

Yang Shoujing's Influence on Iwaya Ichiroku's Calligraphy Style

蔡長翰

Cai, Chang-Han

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書法碩士

摘要

楊守敬寓日期間，與日本書法界有廣泛接觸，其中與「明治三筆」中的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交流最為密切。筆者研究巖谷氏於 1885 年所作行書〈前後赤壁賦〉時，發現巖谷氏 1885 年的書風，相較於 1879 年楊氏訪日前的書風有所轉變，故藉此文探研楊氏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。

本研究僅就目前可見資料討論，首先，回顧前人相關研究既有成果，確立本文的研究方向。其次，推定巖谷一六於楊守敬訪日前已學習六朝書風。再次，針對楊守敬與巖谷氏、日下部鳴鶴、松田雪柯三人的筆談內容及楊氏所藏碑拓，梳理楊氏與巖谷氏的書學交流。最後，依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松田雪柯書段氏述筆法〉、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運用比較法，推論巖谷氏書風的轉變，藉此釐清楊氏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。

【關鍵詞】楊守敬、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、明治書壇

一、前言

清人楊守敬（1839—1915）於 1880 年 4 月訪日，1884 年 5 月離日，¹楊氏攜帶眾多的碑拓赴日，他與當時諸多日本書家的多次交流，進而對明治時期的日本書壇產生深刻的影響，其寓日四年間，交流書學最頻繁的兩位書家為巖谷一六（1834—1905）與日下部鳴鶴（1838—1922）。據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²所載，楊氏與巖谷氏最後筆談於 1884 年 5 月，即楊氏離日當月，可知兩人交流持續至楊氏離日。

巖谷一六，本名修，字誠卿，幼名辨治，號隨鷗、古梅、迂堂，書齋號喻霞樓。³書學自 1841 年從安見氏學書始之。⁴約 1858 年左右從中澤雪城（1808—1866）學習卷菱湖（1767—1833）書風。⁵卷菱氏書風以唐代歐陽詢、李邕為主，⁶故此時巖谷氏可謂承襲晉唐書風。依辻香塢〈學書懷舊記〉所論，巖谷氏 1876 年教學時，分別以臨寫王羲之、顏真卿、褚遂良、歐陽詢、趙孟頫、董其昌、文徵明的書跡為教學主軸。⁷據此可知，1876 年前巖谷氏已熟習晉唐與元明書風。依吳旻穎《巖谷一六書藝研究》所論，巖谷氏 1878 年書風以晉唐為主，1880 年後轉變為以六朝書、趙孟頫為主。⁸

經歷楊守敬訪日後，巖谷一六書風有所轉變，此轉變是否因楊氏的影響所致？

¹ 楊守敬〈鄰蘇老人年譜〉，見於謝承仁《楊守敬集·一》，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8 年 4 月），頁 16—19。

² 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，載於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（東京：下中彌三郎，1934 年 11 月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³ 吳旻穎，《巖谷一六書藝研究》，（碩士論文，華梵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，2012 年）。頁 11—16。

⁴ 青山廣志，〈一六先生を憶ふ〉，《書道》第 2 卷 3 號，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33 年 3 月 1 日），頁 62-65。青山廣志，〈一六先生を憶ふ〉，《書道》第 2 卷 4 號，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33 年 4 月 1 日），頁 62-65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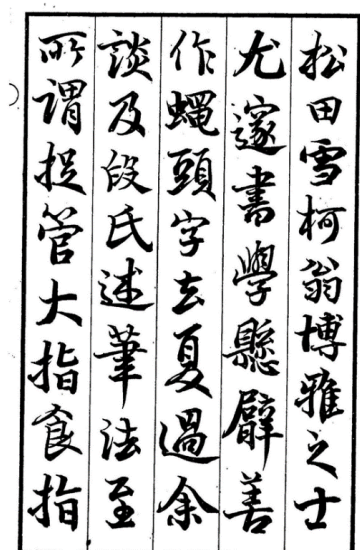
⁵ 吳旻穎，《巖谷一六書藝研究》，頁 59。

⁶ 河出孝雄編《定本書道全集·12》，（東京：河出書房，1956 年 8 月 31 日），頁 14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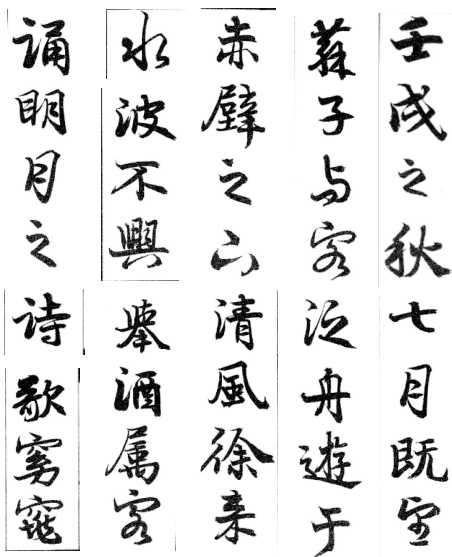
⁷ 辻香塢〈學書懷舊記〉，見於《書道·1·12》，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32 年 12 月 1 日），頁 62-65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⁸ 吳旻穎，《巖谷一六書藝研究》，頁 125—167。

本文將就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⁹（圖一）及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¹⁰（圖二）做探討。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，乃為松田雪柯書《段氏述筆法》而跋，可見於 1920 年晚翠軒出版的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；巖谷氏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於 1886 年由山中孝之助出版，分前後兩冊。此二者分別書於楊氏訪日前後，以作書時間點來看，前者未受楊氏影響，後者則可能受楊氏影響，本文將以此二者為主，進行比對以釐清書風差異，了解楊氏訪日前後，巖谷氏書風的轉變，藉此探研楊氏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。



（圖一）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局部，取自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（東京：晚翠軒，1920 年），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。



（圖二）1885 年巖谷氏行書〈前後赤壁賦〉局部，取自巖谷一六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（東京：山中孝之助，1886 年），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(<https://dl.ndl.go.jp/>)，（2023/9/4 瀏覽）。

今人關於楊守敬對巖谷一六書風影響的研究，在學位論文方面有二，其一為日本瀨古祥代〈巖谷一六研究—書法をめぐって・書風の變遷〉¹¹，此文明確指出巖谷氏受楊氏影響前，書風以細緻優雅為主，受影響後，融入北碑的雄偉剛健及筆談所論「八面出鋒」，且首次提出巖谷氏書法受楊氏影響後，書風非全然變為北碑，實為「融合晉唐與北碑」，此論頗具參考價值；其二為臺灣吳旻穎《巖

⁹ 巖谷一六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，見於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（東京：晚翠軒，1920 年），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¹⁰ 巖谷一六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（東京：山中孝之助，1886 年），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掃描）。

¹¹ 瀨古祥代，〈巖谷一六研究—書法をめぐって・書風の變遷〉，見於《美術科研究・16》，（大阪：大阪教育大學・美術學科・教養學科，1999 年 12 月），頁 37—55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據此文前言，此文為瀨古氏修士論文第三章，故本文將其列為學位論文。

谷一六書藝研究》¹²，此文所論廣泛，對於巖谷氏生平、師承考究詳細，但對於楊氏的影響，多依前人之論以及各作品與北碑比較敘述，並未深入探究巖谷氏受楊氏影響後，其書風實際的轉變。

在一般論文方面有杉村邦彥〈楊守敬と松田雪柯・巖谷一六・日下部鳴鶴との交流〉¹³，此文以〈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〉為主，歸納並分別論述楊氏與松田氏、巖谷氏、日下部氏之間的交流，提出「楊氏對日本的影響非僅『北碑』，亦有『晉唐』」，又以「銳起筆」、「豐滿結體」、「起伏大之點畫」三點，指出楊氏訪日後，巖谷氏精習北碑所成的書風。此文所論有據，可惜未就巖谷氏書跡深入探討；石川九楊〈北碑之脫臼〉¹⁴，以巖谷氏單件作品的起筆、捺筆、轉折、左撇等四點，論述巖谷一六書法的「北碑風」。然僅針對單件作品，對於楊氏的影響亦止於概述。

上述四篇論文論述楊守敬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時，皆以北碑書風，談及巖谷氏書法受楊氏的影響，又多以北碑碑拓與巖谷氏書跡比較為主，但皆未實際比較巖谷氏受楊氏影響前後的書跡。因此，本文將以比較法研究巖谷氏 1879 年、1885 年書跡的相異，探討以下兩項研究重點：

（一）楊守敬訪日四年後，巖谷一六書風轉變為何？

（二）楊守敬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為何？

有關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石刻書法，上述四篇論文稱之「北碑」；明治時期的日本書家則以「六朝書」稱之。本文研究以巖谷一六、楊守敬等二人為主，因此將統一以「六朝書」指稱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石刻書法。

¹² 吳旻穎，《巖谷一六書藝研究》，（碩士論文，華梵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，2012 年）。

¹³ 杉村邦彥〈楊守敬と松田雪柯・巖谷一六・日下部鳴鶴との交流〉，載於杉村邦彥《書學叢考》，（東京：研文出版，2009 年 3 月）。

¹⁴ 石川九楊〈北碑之脫臼〉，載於石川九楊《近代書史》，（名古屋：名古屋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 8 月），頁 134—140。

二、楊守敬訪日前巖谷一六的六朝書風

近代學者大多提及巖谷一六的六朝書風有受到楊守敬影響，內藤湖南說：「巖谷、日下諸君皆從星吾受北碑之法。」¹⁵然而，清人沈文熒與日人青山延壽在 1878 年談及巖谷氏書法時說：「曾見其書，亦摹北魏人體」，¹⁶再者，1879 年巖谷氏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已具六朝書風，因此可知巖谷氏早在楊氏 1880 年訪日前，書風已有六朝書的特徵，可是尚未見到楊氏以及其所帶往的六朝碑拓時，巖谷氏如何習得六朝書風？應釐清此問題，方得分辨楊氏對巖谷氏六朝書風是啟發？還是深化？如今無法見到巖谷氏臨六朝書的書跡傳世，在研究巖谷氏是否學習六朝書風？如何習得？等問題時，僅能藉現有流傳書跡的書風分析，故本節將藉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探研。

「六朝書」一詞泛指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石刻書法，此時期的石刻書法以楷真書為主，風格獨特，筆法、章法皆介於分隸與唐楷之間。綜觀而論，「六朝書」明顯的特徵有「點畫粗重」、「結體扁寬」、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等三個，其中以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為最明顯可辨的獨有特徵，因此本節在分析巖谷氏〈跋段氏述筆法〉是否具「六朝書」風格時，將採用此特徵作為主要判斷依據。

「轉折右肩斜下」有兩種寫法，第一種寫法為「轉折直接向右下頓筆」，如〈始平公造像記〉（圖三）、〈高貞碑〉（圖四）、〈元槓墓誌銘〉（圖五）等，即以此寫法為主，這種寫法在「六朝書」中比較常見；第二種寫法為「轉折先『明顯』向右下行，再向右下頓筆」，如、〈牛橛造像記〉（圖六）、〈鄭義下碑〉（圖七）等，即以此寫法為主，此寫法於「六朝書」中則較為少見。

¹⁵ 內藤湖南〈楊星吾書富岡鐵齋畫赤壁卷跋〉，載於內藤虎次郎《內藤湖南全集・14》，（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76 年 7 月），頁 170。

¹⁶ 鄭子瑜、寶滕惠秀編《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》，見於沈雲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・第十輯》，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4 年），頁 30。



(圖三)〈始平公造像記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0》，(東京：株式二玄社，1988年)，頁14。



(圖四)〈高貞碑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4》，(東京：株式二玄社，1988年)，頁48。



(圖五)〈元楨墓誌銘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5》，(東京：株式二玄社，1988年)，頁14。



(圖六)〈牛嶽造像記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0》，(東京：株式二玄社，1988年)，頁6。



(圖七)〈鄭義下碑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2》，(東京：株式二玄社，1988年)，頁74。

觀察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(圖一)，依點畫粗細而言，整體「點畫」以粗重為主，符合「六朝書」的特徵「點畫粗重」；依轉折寫法而言，觀此書跡「日」、「問」、「用」、「田」等四字(圖八)的「轉折」，寫法皆為「轉折先『略微』向右下行，再向右下頓筆」，與前述「六朝書」的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的第二種寫法大致相同，僅在轉折向右下行的行筆動作有「明顯」與「略微」的差異，因此可將其歸類於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的第二種寫法。依此書跡「點畫」、「轉折」分別符合「六朝書」的特徵「點畫粗重」與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的第二種寫法，由此可證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已有「六朝書」的風格。巖谷氏 1879 年的書跡能有此風格表現，應當於此前學習過「六朝書」或透過具備「六朝書」書風的書跡學習，再據 1878 年沈文熒說巖谷氏：「亦摹北魏人體」，¹⁷可推定巖谷氏最晚於 1878 年前便已學習「六朝書」。然而未見楊守敬 1880 年

¹⁷ 鄭子瑜、寶滕惠秀編《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》，見於沈雲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·第十輯》，頁3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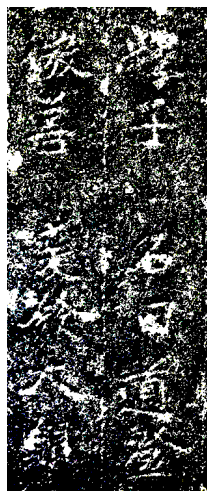
帶往的「六朝書」碑拓，巖谷氏如何學習？

日問用田

(圖八)，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日、問、用字，取自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(1920 年晚翠軒出版)。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。

早在楊守敬 1880 年訪日前，日本已有許多具備「六朝書」書風的書跡存在，如〈宇治橋斷碑〉(646)(圖九)、〈那須國造碑〉(700)(圖十)、〈多胡碑〉(711)(圖十一)等，但巖谷氏是否全然見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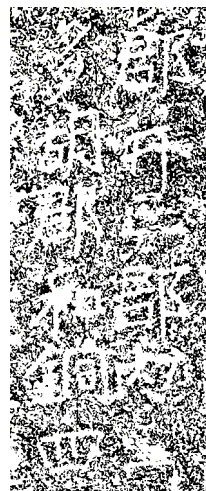
依據巖谷氏 1881 年書〈跋熒陽鄭氏碑〉：「試把多胡、多賀諸碑與鄭碑比觀，未可遽判優劣。」¹⁸可知巖谷氏見過〈多胡碑〉，且時間點最晚應落在 1881 年前。然而現有證據，僅能證實巖谷氏見過〈多胡碑〉，礙於證據不足，無法證明巖谷氏是否見過上述其他書跡。



(圖九)〈宇治橋斷碑〉局部，取自《定本書道全集・8》，(東京：河出書房，1956 年 2 月)，頁 24。



(圖十)〈那須國造碑〉局部，取自《未央・創刊號》，(埼玉：未央刊行會，1987 年 6 月)。



(圖十一)〈多胡碑〉(加藤諄藏本)局部，取自《書跡名品叢刊・106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63 年 7 月)。

〈多胡碑〉，建立於 711 年，位於群馬縣多野郡吉井町大字池字御門，此碑在江戶時代已顯揚於世，依據江戶沢田東郊(1732—1792)1756 年書〈跋上毛多

¹⁸ 巖谷一六書〈跋熒陽鄭氏碑〉，見於日下部鳴鶴校《熒陽鄭氏碑・十》，(東京：日下部鳴鶴，1881 年 4 月)，頁 84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

胡郡碑帖〉：「多胡碑自昔好古名流，無得見者矣。甲戌之秋，余遊上毛，同子啓觀之……逐摹刻於南谷，續復附考證，于以作帖。」¹⁹與井上通熙 1757 年書〈跋上毛多胡郡碑帖〉：「多胡碑墜於草莽數百年矣……九峰高子啓嘗留宿其下，坐臥觀之……乃嘆曰：唯是一片石堪共語耳，始摹之矣藏于家。其榻本流布四方，蓋天之寵靈，藉子啓之手邪。」²⁰二跋可知，沢田氏與高橋道齋（1718－1794）在 1754 年同訪〈多胡碑〉後，將其摹刻於高橋氏家中，此翻刻拓本於 1757 年已流傳四方，沢田氏與高橋氏將翻刻拓本續附考證，以作字帖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²¹（圖十二）刊行於世，依此可證 1757 年後〈多胡碑〉已聞名於日本。再據巖谷氏最晚於 1881 年前已見過〈多胡碑〉一事，可以推想，77 年後出生的巖谷一六，長期浸淫於書法天地中，當然學習過此等赫赫名碑，亦即〈多胡碑〉最可能為巖谷氏學習「六朝書」書風的對象。



（圖十二）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局部，取自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楊守敬 1880 年訪日前，巖谷氏有可能透過〈多胡碑〉習得「六朝書」的書風。現今無法判斷巖谷一六所觀〈多胡碑〉為原石拓本或翻刻拓本，因翻刻拓本皆源自原石，故本節以原石拓本〈多胡碑〉（加藤諄藏本）²²為主要研究根據。茲

¹⁹ 沢田東郊書〈跋上毛多胡郡碑帖〉，見於沢田東郊、高橋道齋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²⁰ 井上通熙書〈跋上毛多胡郡碑帖〉，見於沢田東郊、高橋道齋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²¹ 沢田東郊、高橋道齋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，此帖並無版權頁，故無法確切實際出版時間，然據 1756 年沢田東郊書〈跋上毛多胡郡碑帖〉：「續復附考證，于以作帖」可知此帖應於 1756 年已成。再依據井上通熙〈跋上毛多胡郡碑帖〉書於 1757 年一事，推定此帖應出版於 1757 年。







²² 〈多胡碑〉（加藤諄藏本），見於《書跡名品叢刊・106》，（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63 年 7 月初版，1986 年 4 月 14 刷）。

將〈多胡碑〉（加藤諄藏本）與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相比，各舉三字比較其轉折的寫法，如（表一），前者寫法為「轉折先『明顯』向右下行，再向右下頓筆」；後者寫法為「轉折先『略微』向右下行，再向右下頓筆」，雖略有差異，但大致動作相同，因此可將其歸類於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的第二種寫法，亦即二者寫法相同。

〈多胡碑〉（加藤諄藏本）與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二者轉折寫法皆以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二種寫法為主，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一種寫法則較少，由此可推定，巖谷氏於楊守敬 1880 年訪日前，透過〈多胡碑〉習得「六朝書」的書風。

綜上所述，巖谷一六 1879 年所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已具備「六朝書」「點畫粗重」、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二種寫法等兩種表現，與〈多胡碑〉的轉折寫法皆以「六朝書」獨有的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二種寫法為主，結合巖谷氏觀摩過〈多胡碑〉的事實，可以推定，楊守敬 1880 年訪日前，巖谷氏透過〈多胡碑〉學習「六朝書」的書風，故楊氏訪日後，楊氏對巖谷氏縱有「六朝書」的影響，也應當只是深化而非啟發。

（表一）〈多胡碑〉與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轉折比較表（筆者製表）

〈多胡碑〉 （加藤諄藏本）			
巖谷一六 1879 年書 〈跋段氏述筆法〉			
<p>〈多胡碑〉（加藤諄藏本），取自《書跡名品叢刊・106》，（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63 年 7 月初版，1986 年 4 月 14 刷）。</p> <p>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，取自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（1920 年晚翠軒出版），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</p>			

三、巖谷一六與楊守敬的書學交流

巖谷一六於 1880 年楊守敬訪日前，已學習六朝、晉唐、元明等書風，書風表現以晉唐書風為主，楊氏訪日後則轉變為以六朝書、趙孟頫為主，此變化有可能因巖谷氏與楊氏間的書學交流所致。楊氏與巖谷氏的書學交流可分為「筆談」以及楊氏借予或贈予的「楊氏藏碑拓」，探討兩人的書學交流有助於了解楊氏對巖谷氏書風影響的肇始，故本節將先探研「筆談」所論及主張概念為何？再據目前可見資料，梳理巖谷氏可能見過的「楊氏藏碑拓」內容。

松田雪柯、日下部鳴鶴與巖谷一六交往頻繁。據〈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〉²³所載，松田氏、日下部氏、巖谷氏三人，時常互相分享彼此與楊氏的「筆談」內容以及楊氏所借予或贈予的「楊氏藏碑拓」，三人筆談的部分內容載於日下部氏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²⁴中，由此可知，巖谷氏有可能見過松田氏、日下部氏與楊氏的「筆談」及所借「楊氏藏碑拓」，因而受到影響，故探研楊氏與巖谷氏的書學交流，不應侷限於巖谷氏，應當將松田氏、日下部氏一併納入，因此，以下將松田氏、日下部氏、巖谷氏三人，與楊氏筆談內容、所借或受贈的「楊氏藏碑拓」做共同討論，藉此釐清楊氏與巖谷氏的書學交流。

筆者採用的筆談內容來源有二，主要為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，因其收錄目前可見的楊氏與巖谷氏筆談原跡；其次為日下部氏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《八稜研齋隨錄》為日下部氏自身所做的書學整理，內容多樣，主

²³ 杉村邦彥、鈴木洋保、後藤芳川、堀久夫編〈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〉，於《書論》中節為 12 篇，先後載於《書論 29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1993 年 12 月）；《書論 30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1998 年 4 月）；《書論 32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01 年 3 月）；《書論 33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03 年 11 月）；《書論 34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05 年 4 月）；《書論 35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06 年 10 月）；《書論 36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08 年 8 月）；《書論 37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1 年 3 月），頁 177—183；《書論 38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2 年 8 月）；《書論 39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3 年 8 月）；《書論 40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4 年 8 月）；《書論 41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5 年 8 月），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其中 7-12 篇有楊氏相關內容。

²⁴ 日下部鳴鶴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（東京：日本書道教育學會，1969 年 1 月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要為筆談內容，除了自身與楊氏筆談，也包含了巖谷氏、松田氏與楊氏部分筆談，其中日下部氏抄錄楊氏與巖谷氏部分筆談內容時，在其中幾則批註自己的觀點，有助於後人更清楚當下筆談的內容。因此談論「筆談」時，會擇用日下部氏的眉批，裨益分析及歸納。以下依「筆談」、「楊氏藏碑拓」分別論述。

（一）筆談

巖谷一六、松田雪柯、日下部鳴鶴三人與楊守敬的筆談內容並不侷限於書學，然而本文重點在探討楊氏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，故本節僅針對與楊氏影響巖谷氏書風有關的筆談內容做探研，他者排除不論。楊守敬分別與巖谷氏、日下部氏及松田氏筆談，筆者依筆談對象、筆談內容整理如下（表二）：

（表二）楊守敬與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及松田雪柯筆談內容整理表（筆者製表）

筆談對象	巖谷一六	日下部鳴鶴	松田雪柯
筆談內容	以段玉裁《述筆法》為主，針對執筆法與中鋒用筆法加以批判。	內容主要以「藏鋒說」進行論述。	內容無可直接影響書風的內容。

依上表可知，楊守敬與松田雪柯的筆談內容未有直接影響書風的依據，因此以下僅就楊氏與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的筆談內容討論，筆談內容談及「中鋒」、「力透紙背」、「藏鋒」，以下將分別論述：

1、中鋒

楊守敬與巖谷一六於 1880 年 8 月，筆談「中鋒」，其論述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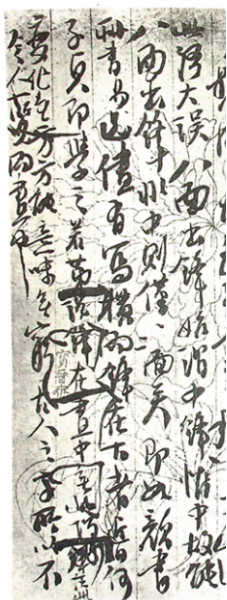
此語大誤，八面出鋒，始謂中鋒。惟中，故能八面出鋒。若非中，則僅一二面矣。即如顏書易見，儘有寫橫而鋒在下者，近日何子貞即學之。若鋒在畫中，無此巧妙，變化無方，方能意味無窮。古人之字，所以不令人一覽而盡也。²⁵（圖十三）

²⁵ 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，載於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頁 25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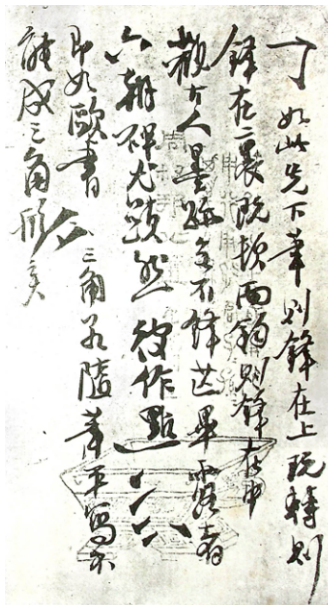
如此先下筆則鋒在上，既轉則鋒在裏，既頓而勾。則鋒在中。觀古人墨跡，無不鋒芒畢露者。六朝碑尤顯然。彼作點，即如歐書三角，若隨筆平寫，不能成三角形矣。²⁶（圖十四）

據第一則可知楊守敬對於「中鋒」，主張「八面出鋒」的概念；由日下部鳴鶴於《八稜研齋隨錄》眉批：「此語大誤即指述筆法，中如有絲界云云，又筆心總在每筆之中無少偏。」²⁷可知第一則中的「此語大誤」指的是《段氏述筆法》²⁸，因此第一則為楊氏針對《段氏述筆法》所提出的不同觀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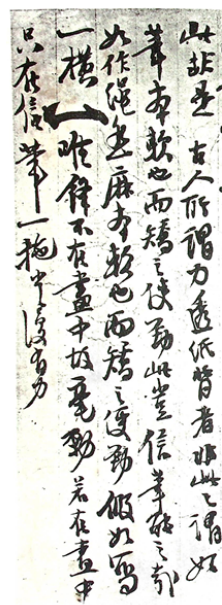
再據第二則所述，鋒在上、裏、中之語可知，楊氏所謂「八面出鋒」，意即筆常持正，筆鋒四面八方運轉自如，自然可以變化無窮。



（圖十三）「此語大誤」，取自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（東京：下中彌三郎，1934年11月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

（圖十四）「如此先下筆」，取自載於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（東京：下中彌三郎，1934年11月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

（圖十五）「此非是」，取自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（東京：下中彌三郎，1934年11月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²⁶ 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，載於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頁28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²⁷ 日下部鳴鶴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頁4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）。

²⁸ 《段氏述筆法》為松田雪柯抄錄段玉裁撰《述筆法》所成，1879年1月6日印刷木板落成，爾後自費印刷80部，巖谷一六與楊守敬筆談《述筆法》時，所用應為此書。現今可見版本有二，其一為1883年矢土勝之編，鳳文館出版；其二為1920年井原雲涯編，晚翠軒出版。其中晚翠軒出版本，載有日下部鳴鶴的批註，故本文主要參考此本進行研究。

2、力透紙背

楊守敬與巖谷一六於 1880 年 8 月，筆談「力透紙背」，其論述如下：

此非是。古人所謂力透紙背者，非此之謂。如筆本軟也，而矯之使勁，此豈信筆能成之哉。如作繩然，麻本軟也而矯之使勁。假如寫一橫，唯鋒不在畫中，故毫勁。若在畫中，只是信筆一拖，豈復有力。²⁹(圖十五)

由日下部鳴鶴於《段氏述筆法》眉批：「此一節正本文軟薄紙當之易破之誤也。」³⁰據此可知，「此非是」一則中的「本文」指的是《段氏述筆法》，楊氏針對《段氏述筆法》提出不同觀點，對於如何「力透紙背」，楊氏認為非單就執筆可為，乃因用筆而有力，即強調「用筆為要」的概念。

3、藏鋒

在 1880 年 8 月 14 日，日下部鳴鶴與楊守敬的筆談中，記載「八面出鋒既領教，願聞藏鋒說。」³¹，可知日下部氏向楊氏請教「藏鋒」，楊氏論述如下：

此不能以口舌爭，大約藏鋒者，沈著之謂。後人求其說而不得，遂謂畫中有一線，……試觀古名碑名帖，有一不鋒銳拔露者乎？又試觀貴國三庫唐人墨跡，日中照之，果有一絲墨痕否？若其無墨痕，即謂非佳可乎。大抵作書，不可無法，亦無定死法。多讀書自能作文，多見名跡自能書，無徒拾前人牙慧，斯為得耳。³²

藏鋒者，力透紙背之謂也。……如直道之士深沈不露，而其中藏不可測度，不使人一覽而盡。又如深山大澤中藏龍虎，不使人一望而知，豈無巖谷鋒棱之謂乎。我朝亦有為藏鋒之說所誤者，其字如土木偶人，不出鋒便土木偶矣。

²⁹ 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，載於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，頁 29、30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)。

³⁰ 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頁 13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)。

³¹ 日下部鳴鶴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頁 17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)。

³² 日下部鳴鶴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頁 17-19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·複印本)。

據上述二則可知，楊氏認為「藏鋒」，乃「深沈不露」，非世俗「藏鋒說」所謂藏起鋒芒，並認為「不出鋒便土木偶」，即主張「露鋒」的概念。

依上所述，楊守敬與巖谷一六、日下部鳴鶴筆談的論述中，論「中鋒」時，主張「八面出鋒」；論「力透紙背」時，主張「用筆為要」；論「藏鋒」時，主張「露鋒」，此三點即楊氏「筆談」中所傳達的概念，這三個概念，即楊氏與巖谷氏書學交流的重點。

（二）「楊氏藏碑拓」

楊守敬訪日時所帶往的「楊氏藏碑拓」，其全部數量、名稱，今不可考，故僅可藉現存文獻探究。筆者據《書藝·十一月號》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、《癸陽鄭氏碑》³⁴、〈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〉三者所載，將確切為「楊氏藏碑拓」，且巖谷氏確實或可能見者，依時間、楊氏借（贈）予對象、碑拓名稱及整理根據，整理成（表三），其中直接「贈予巖谷氏」、「借予巖谷氏」即巖谷氏確實見者；「可能借予巖谷氏」、「借予日下部氏」、「借予松田氏」即巖谷氏可能見者，以下論述：

1880年8月？日，「贈予巖谷氏」者，有顏真卿書〈元次山碑〉；「可能借予巖谷氏」者，有北魏〈崔敬邕墓誌〉、歐陽詢書〈姚恭公墓誌〉、褚遂良書〈孟法師碑〉、李邕書〈雲麾將軍碑〉、顏真卿書〈小字麻姑壇記〉、《忠義堂帖》。

1880年8月9日，「贈予巖谷氏」者，有《餘清齋帖》、《賈似道本閣帖》、《詒晉齋帖》、《乾隆鑑賞淳化閣帖》。

1880年8月14日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」者，有《秋碧堂帖》、《三希堂帖撫本》。

³³ 日下部鳴鶴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頁19—21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
³⁴ 日下部鳴鶴校《癸陽鄭氏碑》1—10卷，（東京：日下部鳴鶴，1881年4月），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掃描）。

1880 年 8 月 15 日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」者，有《快雪堂古本》、《經訓堂帖》。

1880 年 9 月 8 日，「借予巖谷氏、日下部氏」者，有《忠義堂帖》。

1880 年 11 月 21 日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、松田氏」者，有蘇軾書〈大楷書〉、黃庭堅書〈草書廉蘭傳〉、黃庭堅書〈李太白憶遊詩卷〉、黃庭堅書〈幽蘭賦〉、黃庭堅書〈砥柱銘〉、米芾書〈舞鶴賦〉、岳飛書〈草傳清方楷書〉、〈陳香泉書〉、鄭板橋〈蘭〉、〈明賢諸大家書〉。

1880 年 11 月 30 日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」者，有《安素軒石刻》。

1880 年 12 月 24 日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、松田氏」者，有〈上尊號碑〉、鄭道昭書〈鄭文公碑〉、〈高貞碑〉、〈張猛龍碑〉、〈爨寶子碑〉、〈爨龍顏碑〉、米芾書〈虹縣舊題〉、董其昌書〈大字臨裴將軍詩〉、《松雪齋法帖》〈子昂大書快雪時晴〉。

1881 年 1 月 26 日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」者，有王文成舊藏〈智永二體千字文〉。

未紀年，「借予日下部氏」者，有《熒陽鄭氏碑》（拓本），「贈予日下部氏」者，有《熒陽鄭氏碑》（雙鈎本）。

上述中，《安素軒石刻》、《熒陽鄭氏碑》（雙鈎本）非「借予巖谷氏」，然而據巖谷氏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臨習自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一事，³⁵可證巖谷氏見過《安素軒石刻》；據巖谷氏 1881 年書〈跋熒陽鄭氏碑〉：「試把多胡、多賀諸碑與鄭碑比觀，未可遽判優劣。」³⁶可證巖谷氏見過《熒陽鄭氏碑》（雙鈎本），依此可知，「楊氏藏碑拓」中，巖谷氏確實見者有〈元次山碑〉、《餘清齋帖》、《賈似道本閣帖》、《詒晉齋帖》、《乾隆鑑賞淳化閣帖》、《忠義堂帖》，

³⁵ 蔡長翰：〈巖谷一六行書〈前後赤壁賦〉仿學趙孟頫〈前後赤壁賦〉之探源〉，載於《書畫藝術學刊第三十七期》，（臺北市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2024 年 12 月），頁 319—336。

³⁶ 巖谷一六書〈跋熒陽鄭氏碑〉，見於日下部鳴鶴校《熒陽鄭氏碑·十》，頁 84，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掃描）。

以及《安素軒石刻》、《熒陽鄭氏碑》（雙鈎本）等 8 件，可能見者共 29 件，朝代遍及三國、東晉、北魏、前宋、隋、唐、北宋、清朝等。

（表三）楊守敬訪日所攜「楊氏藏碑拓」中，巖谷一六明確及可能見者表(筆者製表)

時間	楊氏借（贈）予對象	碑拓名稱	根據
1880 年 8 月？日	贈予巖谷氏	〈元次山碑〉	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
	可能借予巖谷氏	〈崔敬邕墓誌〉、〈姚恭公墓誌〉、《忠義堂帖》、〈孟法師碑〉、〈小字麻姑壇記〉、〈雲麾將軍碑〉。	
1880 年 8 月 9 日	借予巖谷氏	《餘清齋帖》、《賈似道本閣帖》、《詒晉齋帖》、《乾隆鑑賞淳化閣帖》	松田雪柯 〈東都日記〉
1880 年 8 月 14 日	借予日下部氏	《秋碧堂帖》、〈三希堂帖撫本〉	
1880 年 8 月 15 日	借予日下部氏	〈快雪堂古本〉、《經訓堂帖》	
1880 年 9 月 8 日	借予巖谷氏、日下部氏	《忠義堂帖》	
1880 年 11 月 21 日	借予日下部氏、松田氏	黃山谷書〈草書廉蘭傳〉、〈李太白憶遊詩卷〉、〈幽蘭賦〉、〈砥柱銘〉，東坡書〈大楷書〉，米老書〈舞鶴賦〉，岳飛書〈草傳清方楷書〉，〈陳香泉書〉，鄭板橋〈蘭〉，〈明賢諸大家書〉	
1880 年 11 月 30 日	借予日下部氏	《安素軒石刻》	
1880 年 12 月 24 日	借予日下部氏、松田氏	〈上尊號碑〉、〈鄭文公碑〉、〈高貞碑〉、〈張猛龍碑〉、〈爨龍顏碑〉、〈爨寶子碑〉、米南宮書〈虹縣舊題〉、董其昌書〈大字臨裴將軍詩〉、《松雪齋法帖》〈子昂大書快雪時晴〉。	
1881 年 1 月 26 日	借予日下部氏	王守仁舊藏〈智永二體千字文〉（寶墨軒真草千字文）	

紀年不詳	借予、贈予日下部氏	借予《熒陽鄭氏碑》(拓本)，贈予《熒陽鄭氏碑》(雙鉤)	《熒陽鄭氏碑》
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綜上所述，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的書學交流中，「筆談」主張「八面出鋒」、「用筆為要」、「露鋒」等三點概念；「楊氏藏碑拓」中，巖谷一六確實見者與可能觀者，朝代遍及三國、東晉、北魏、前宋、隋、唐、北宋、清朝等，「筆談」及「楊氏藏碑拓」即楊氏與巖谷氏書學交流的載體。下節探研書學交流對巖谷氏書風產生哪些影響？

四、〈跋段氏述筆法〉與 1885 年〈前後赤壁賦〉之比較

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的書學交流，對巖谷氏書風的轉變產生哪些影響？本節將比較楊氏 1880 年訪日至 1884 年離日前後，巖谷氏書跡的差異，即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、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兩者的相異處，藉此釐清楊氏訪日前後，巖谷氏書風的轉變。再依結果追溯其轉變，是否因「筆談」以及「楊氏藏碑拓」的影響所致，藉此探討楊氏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為何？

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、與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二者，書風有所相異，筆者將使用兩種方法進行比較，首先將兩件作品中出現兩次以上的相同字列（表四）進行比較；其次列（表五）比較同一種筆法在兩件作品上的不同表現，以完整呈現巖谷氏書風的轉變。筆者整理出楊守敬訪日四年前後，巖谷氏書風的六個相異處，即巖谷氏書風的轉變，分別為「長橫斜度」、「起筆」、「粗細變化」、「向背」、「轉折」、「字形」等六點，以下分別論述：

- 1、「長橫斜度」：1879 年書，長橫斜度較大；1885 年書，橫畫斜度較平，長橫尤然。如「有」、「所」、「士」、「此」、「赤」、「樂」、「葉」等字。
- 2、「起筆」：1879 年書，頓挫動作較大，起筆牽連較長；1885 年書，直截了當。如「之」、「有」、「所」、「矣」、「士」、「為」、「能」等字。
- 3、「粗細變化」：1879 年書粗細變化較大；1885 年書，粗細變化和緩。如「之」、「所」、「於」、「士」等字。

4、「向背」(左偏旁中豎): 1879 年書左偏旁中豎皆以向勢; 1885 年書, 左偏旁中豎以背勢為主, 偶有向勢。如「於」、「悄」、「相」、「掠」等字。

5、「轉折」(橫豎、橫豎鉤): 1879 年書, 轉折先「略微」向右下行, 再向右下頓筆; 1885 年書, 轉折先「明顯」向右下行, 再向右下頓筆。如「曰」、「聞」、「用」等字。

6、「字形」: 1879 年書, 以縱矩形為主; 1885 年書, 以略寬的正矩形為主。如「之」、「有」、「余」、「為」、「能」等字。

上述中, 第 1、2、3 點皆為細微動作的差異, 且與「筆談」所論無關, 亦非各朝書風獨有的特徵, 故推論乃巖谷氏經書學歷程演變, 自然趨於內斂沉穩所致; 第 4 點因何影響尚未可知; 第 5 點與六朝書的特徵相似; 第 6 點與趙孟頫書〈赤壁二賦〉的特徵相似, 故第 5、6 點較有可能受到楊守敬影響, 以下依「楊守敬藏六朝碑拓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」、「楊守敬藏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」兩項分別論述。

(表四) 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、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相同字比較圖表
(筆者製表)

1879	1885	1879	1885	1879	1885
之 之	之 之	有 有	有 有	余 余	余 余
1879	1885	1879	1885	1879	1885
所 所	所 所	矣 矣	矣 矣	於 於	於 於
1879	1885	1879	1885	1879	1885

					
1879	1885	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，取自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(1920 年晚翠軒出版)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 巖谷一六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(1886 年山中孝之助出版)，取自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 (https://dl.ndl.go.jp/)，(2023/9/4 瀏覽)。			
					

(表五) 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、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筆法比較圖表(筆者製表)

長橫斜度		向背(左偏旁中豎)		轉折(橫豎鈎、橫豎)	
1879	1885	1879	1885	1879	1885
					
巖谷一六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，取自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(1920 年晚翠軒出版)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 巖谷一六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(1886 年山中孝之助出版)，取自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 (https://dl.ndl.go.jp/)，(2023/9/4 瀏覽)。					

(一) 楊守敬藏六朝碑拓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

依前節所述，楊守敬所藏的六朝碑拓中，有確切證據顯示巖谷一六觀摩過的只有《熒陽鄭氏碑》(雙鈎本)，此本乃楊氏贈予日下部鳴鶴，後由日下部氏於 1881 年出版成書，據日下部氏校《熒陽鄭氏碑》的目錄，其中載有〈鄭義上碑〉、〈鄭

義下碑〉、〈鄭道昭論經書詩刻〉、〈鄭道昭觀海童詩刻〉、〈鄭道昭雲峰山題字十五種〉、〈鄭道昭大基山詩刻〉、〈鄭道昭大基山題字及銘告時一種〉、〈鄭道昭天柱山東堪石室銘〉、〈鄭道昭天柱山題字三種〉、〈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〉、〈鄭述祖天柱山銘〉、〈鄭述祖題雲居館石刻〉等共 38 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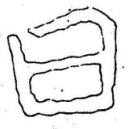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楊守敬訪日前後，巖谷一六轉折寫法皆以六朝書獨有的特徵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二種寫法為主，然而經楊氏訪日後，書寫動作由「略微」轉變為「明顯」，此變化最可能因楊氏所藏《熒陽鄭氏碑》（雙鈎本）影響所致。

今未可知巖谷氏所學為《熒陽鄭氏碑》（雙鈎本）其中何種？故本節茲以其中鄭道昭代表作〈鄭義下碑〉（圖十六）為主，與巖谷氏彼時可能得見的〈張猛龍碑〉、〈高貞碑〉、〈崔敬邕墓誌〉等四碑，以及巖谷氏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各舉三字比較轉折寫法，如（表六），可知〈張猛龍碑〉、〈高貞碑〉、〈崔敬邕墓誌〉等三碑的轉折寫法皆為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一種寫法「轉折直接向右下頓筆」，惟〈鄭義下碑〉與巖谷氏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轉折寫法皆為「轉折右肩斜下」第二種寫法「轉折先『明顯』向右下行」，與其他三碑不同，依此可推想，巖谷氏 1879 年至 1885 年轉折的寫法，由「略微」轉變為「明顯」的變化，乃因學習楊氏所藏《熒陽鄭氏碑》〈鄭義下碑〉（雙鈎本）而受影響所致，亦即受到楊氏的影響所致。



（圖十六）《熒陽鄭氏碑》〈鄭義下碑〉（雙鈎本）（局部），（東京：日下部東作，1881 年 4 月）。取自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(<https://dl.ndl.go.jp/pid/780575>)，(2024/7/3 瀏覽)。

(表六) 巖谷一六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與六朝書轉折寫法比較圖表(筆者製表)

〈鄭義下碑〉 (雙鉤)	〈張猛龍碑〉	〈高貞碑〉	〈崔敬邕墓誌〉	1885 年書 〈前後赤壁賦〉
				
				
				

〈鄭義下碑〉(雙鉤)，取自《熒陽鄭氏碑》，(東京：日下部東作，1881 年 4 月)。取自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(<https://dl.ndl.go.jp/pid/780575>)，(2024/7/3 瀏覽)。

〈張猛龍碑〉，取自《中國書法選・23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8 年 1 月)。

〈高貞碑〉，取自《中國書法選・24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90 年 4 月)。

〈崔敬邕墓誌〉，取自《中國書法選・25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9 年 8 月)。

巖谷一六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(1886 年山中孝之助出版)，取自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 (<https://dl.ndl.go.jp/>)，(2023/9/4 瀏覽)。

(二) 楊守敬藏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對巖谷一六書風的影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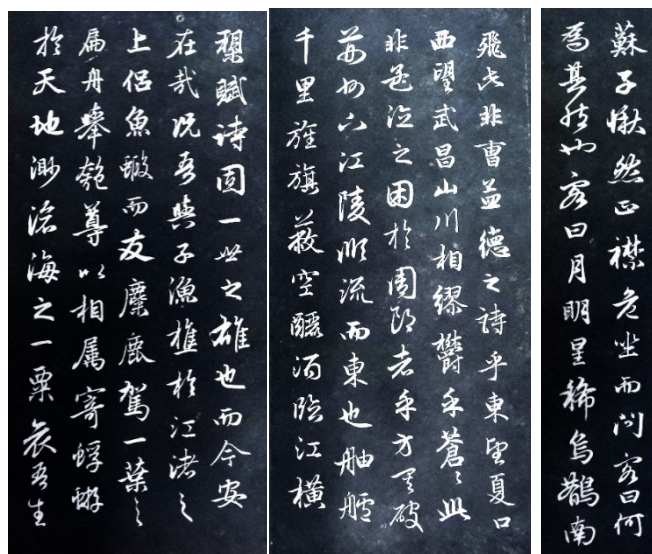
江戶時代日本已有書家書寫〈赤壁賦〉，例如：貫名崧翁、卷菱湖等書家；且市面上已存在眾多刻有〈赤壁賦〉的集帖，但是巖谷一六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的字句及書風，與日本當時流傳的〈赤壁賦〉有所不同。

而從《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》：「鳴鶴仙史來訪，示所借楊氏《安素軒石刻》。」³⁷可知，楊氏赴日時所攜帶的書跡包含《安素軒石刻》。《安素軒石刻》於 1796 年由鮑漱芳（1763—1807）開始選集，1824 年由其子治亭、約亭刻成，³⁸其中所刻〈赤壁二賦〉（圖十七）乃摹勒自趙孟頫書〈赤壁二賦〉，巖谷氏 1885 年書〈前

³⁷ 杉村邦彥、鈴木洋保、後藤芳川、堀久夫編《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・11》，見於《書論・40 號》，(大阪：書論研究會，2014 年 8 月)，頁 278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

³⁸ 容庚《叢帖目》，見於《容庚學術著作全集・19》，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 年 7 月)，頁 656。

後赤壁賦》即仿學自《安素軒石刻》中收錄的趙氏書〈赤壁二賦〉石刻。³⁹巖谷一六 1879 年至 1885 年，字形由以「縱矩形」為主轉變為以「略寬的正矩形」為主，而略寬的正矩形與趙氏書〈赤壁二賦〉的結字特徵相同，結合巖谷氏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臨習自楊氏所藏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的事實，⁴⁰由此可確定巖谷氏的字形變化，乃因臨習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所致，亦即受到楊氏的影響所致。



(圖十七)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，取自湖北省博物館藏本，圖片為筆者於 2023 年 10 月 17 日拍攝。

至於楊守敬「筆談」所主張的「八面出鋒」、「用筆為要」、「露鋒」等三點概念，是否對巖谷氏書風的變化造成影響？楊氏主張的「用筆為要」難以單就書跡而論，故排除不論。茲以「八面出鋒」、「露鋒」二點，觀（表五）轉折（橫豎鈎、橫豎）一欄「日」字的橫豎，1879、1885 年書皆橫時鋒於下，豎時鋒於左，符合楊氏所謂「八面出鋒」；再觀（表五）所舉 1879、1885 年書各字首畫，無不鋒稜畢露，符合楊氏所謂「露鋒」，依此可證，巖谷氏於 1879 年時已具備楊氏所論的「八面出鋒」、「露鋒」二者，至 1885 年依然如此，非因楊氏影響，亦即楊氏「筆談」所主張的概念，並未對巖谷氏書風的變化產生影響。

³⁹ 蔡長翰：〈巖谷一六行書〈前後赤壁賦〉仿學趙孟頫〈前後赤壁賦〉之探源〉，載於《書畫藝術學刊》第三十七期，頁 319—336。

⁴⁰ 蔡長翰：〈巖谷一六行書〈前後赤壁賦〉仿學趙孟頫〈前後赤壁賦〉之探源〉，載於《書畫藝術學刊》第三十七期，頁 319—336。

綜上所述，1880 年楊守敬渡日之前，巖谷一六的書法已卓然成家，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既已符合楊氏於「筆談」所主張「八面出鋒」、「露鋒」二點，至 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亦如此，即「筆談」並未對巖谷氏書風產生影響。至於楊氏「楊氏藏碑拓」對巖谷氏書風轉變的影響有二，其一為受楊氏所藏〈鄭義下碑〉（雙鈎本）影響，使巖谷氏轉折寫法轉變為「轉折先『明顯』向右上行」；其二為楊氏所藏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的影響，使巖谷氏字形轉變為以「略寬的正矩形」為主，前者可謂六朝書的影響，後者可謂趙孟頫書的影響。再者，在楊氏訪日前，巖谷氏已學習六朝書與趙書的書風，因此楊氏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為深化巖谷氏六朝書、趙書的風格。

六、結語

筆者透過此文推定巖谷一六於楊守敬訪日前已學六朝書風，並梳理巖谷氏與楊氏的書學交流。再依巖谷氏 1879 年書〈跋段氏述筆法〉、1885 年書〈前後赤壁賦〉書風的差異，釐清與楊氏的書學交流，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。

前人研究楊守敬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時，大多著墨於六朝書，然經本文研究得知，楊守敬對巖谷氏書風的影響，有趙孟頫書的影響與六朝書的影響，非僅六朝書。又前人研究常言巖谷氏的六朝書風有受到楊氏影響，鮮有人指出巖谷氏於楊氏赴日前早已具有六朝書風，縱有提及，也僅概述而未深入探討。

經本文研究可證，巖谷氏與楊氏交流前，早已有六朝書風，且具備學習管道，並非要等楊氏訪日才能習得。由此可知，楊氏訪日前，巖谷氏書風已然成熟，業已習得六朝書風，至楊氏訪日後得見《安素軒石刻》〈赤壁二賦〉與楊氏所藏六朝碑拓，因其影響，進而深化趙孟頫書風與六朝書風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專書

- 河出孝雄編《定本書道全集・8》，（東京：河出書房，1956 年 2 月）。
- 河出孝雄編《定本書道全集・12》，（東京：河出書房，1956 年 8 月 31 日）。

- 鄭子瑜、寶滕惠秀編《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》，見於沈雲龍主編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·第十輯》，(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4年)，頁30。
- 內藤湖南〈楊星吾書富岡鐵齋畫赤壁卷跋〉，載於內藤虎次郎《內藤湖南全集·14》，(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76年7月)，頁170。
- 楊守敬〈鄰蘇老人年譜〉，見於謝承仁《楊守敬集·一》，(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4月)。
- 杉村邦彥〈楊守敬と松田雪柯・巖谷一六・日下部鳴鶴との交流〉，載於杉村邦彥《書學叢考》，(東京：研文出版，2009年3月)。
- 石川九楊〈北碑之脫臼〉，載於石川九楊《近代書史》，(名古屋：名古屋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8月)。
- 容庚《叢帖目》，見於《容庚學術著作全集·19》，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7月)。

二、字帖

- 沢田東郊、高橋道齋《上毛多胡郡碑帖》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
- 井原雲涯編《段氏述筆法》，(東京：晚翠軒，1920年)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
- 〈多胡碑〉(加藤諄藏本)，《書跡名品叢刊·106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63年7月初版，1986年4月14刷)。
- 日下部鳴鶴書《八稜研齋隨錄》，(東京：日本書道教育學會，1969年1月)。(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)。
- 〈鄭義下碑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2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8年8月)。
- 〈始平公造像記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0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8年9月)。
- 〈牛橛造像記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·20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8年9月)。
- 〈張猛龍碑〉，《中國書法選·23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8年1月)。
- 〈崔敬邕墓誌〉，《中國書法選·25》，(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9年8月)。

- 〈元槓墓誌銘〉局部，取自《中國法書選・25》，（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89年8月）。
- 〈高貞碑〉，《中國書法選・24》，（東京：株式會社二玄社，1990年4月）。

三、學位論文

- 瀨古祥代，〈巖谷一六研究－書法をめぐって・書風の變遷〉，見於《美術科研究・16》，（大阪：大阪教育大學・美術學科・教養學科，1999年12月）。
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- 吳旻穎，《巖谷一六書藝研究》，（碩士論文，華梵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，2012年）。

四、期刊論文

- 辻香塢〈學書懷舊記〉，見於《書道》第1卷12號，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32年12月1日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- 青山廣志，〈一六先生を憶ふ・1〉，《書道》第2卷3號，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33年3月1日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- 青山廣志，〈一六先生を憶ふ・2〉，《書道》第2卷4號，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33年4月1日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- 〈楊守敬與巖谷一六筆談〉，載於《書藝・十一月號》，（東京：下中彌三郎，1934年11月）。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- 《未央・創刊號》，（埼玉：未央刊行會，1987年6月）。
- 杉村邦彥、鈴木洋保、後藤芳川、堀久夫編〈松田雪柯東都日記〉7－12，先後載於《書論36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08年8月）；《書論37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1年3月）；《書論38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2年8月）；《書論39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3年8月）；《書論40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4年8月）；《書論41》，（京都：書論研究會，2015年8月）。
（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・複印本）。
- 蔡長翰：〈巖谷一六行書〈前後赤壁賦〉仿學 趙孟頫〈前後赤壁賦〉之探源〉《書畫藝術學刊第三十七期》，（臺北市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2024年12月）。

五、網站

- 日下部鳴鶴校《熒陽鄭氏碑》1—10 卷，（東京：日下部鳴鶴，1881 年 4 月）。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（<https://dl.ndl.go.jp/pid/780575>），（2024/7/3 瀏覽）。
- 巖谷一六書〈跋熒陽鄭氏碑〉，見於日下部鳴鶴校《熒陽鄭氏碑・十》，（東京：日下部鳴鶴，1881 年 4 月）。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（<https://dl.ndl.go.jp/pid/780575>），（2024/7/3 瀏覽）。
- 巖谷一六書〈前後赤壁賦〉，（東京：山中孝之助，1886 年），日本國會圖書館・數位館藏（<https://dl.ndl.go.jp/>），（2023/9/4 瀏覽）。